

## 01 手摺簿仔和手機仔

### Tēnn Iòk-pîn

拜六透早阮規家伙仔轉去雲林庄跋看阿公、阿媽。欲暗的時，我看阿公對褲袋仔搵一本細細本仔的冊，繼落來閣佇頂面寬寬仔咧寫字。我好玄問阿公咧創啥。阿公講這是伊的手摺簿仔啦！伊慣勢共重要的代誌記佇頂面。我看冊內面記甲密甯甯的字和號碼，笑阿公綴袂著時代矣。人這馬攏用智慧型的手機仔咧記代誌、記電話，佱方便咧！

阿公共我瞭一下，用手比我的手機仔講：「著！伊有智慧，啊你無智慧。」「是按怎？」阿公對我講：「規下晡，干焦看你坐佇椅仔頂咧耍手機仔，佱有智慧？有啦！加一對目睷啦！閣加一堆肥油啦！」啥！阿公是嫌我近視閣大箍？「我已經欲八十矣，逐工透早去田裡巡頭看尾，歇畫了去四籬圍仔行行運動咧。佇厝裡有閒就看冊、看報紙，加減仔認捌一寡智識。阿公毋是無手機仔呢！毋過彼是佇外口抑是雄雄有需要的時才會用著，有手機仔是加真方便啦！」手機仔比你彼用甲欲爛去的手摺簿仔較好用咧幾若百倍！阿公幌頭：「手摺簿仔雖然用寫的真費氣，毋過那寫那記是訓練寫字閣訓練記持喔！像恁二伯、大姑、姨婆和恁兜的電話我攏嘛會記得。無，你講看咧，這擺恁阿爸、阿母哪會專工恁轉來？」我想看覓咧？敢毋是轉來看阿

公、阿媽？」「哎！是恁叔伯阿兄娶某啦！像這種代誌阿公攏記佇咧手摺簿仔內面，三不五時咧寫咧看的時，就知影日子到未？」

阿公的話我是聽甲真歹勢，其實老師不時提醒阮逐家，手機仔好用，毋過千萬毋通予伊縛牢牢。像我轉去厝裡，先拚死共功課清彩寫予了，按呢才有法度用手机仔耍電動。阿姊嘛是牢佇手機仔咧看連續劇，閣和同學佇面冊咧看相片，連去便所嘛愛紮入去。結果阮規个心情攏佇咧手機仔遐，阿母定罵阮實在有夠識。想想咧，有智慧的手機仔予阮成做一个袂曉運用時間的戇人啦！按呢實在真害。

阿公共手摺簿仔囷入去橐袋仔，我嘛緊共手機仔收起來：「阿公，食飽煞，我綴你去散步、運動，敢好？」

## 02 看電影

陳玟如

我是厝裡五个囡仔上細漢的，阿兄、阿姊攞大我足濟歲，若欲去佢位迢迢，我攞會綴甲到。

有一擺，阿兄、阿姊欲去看《目蓮救母》彼齣電影。電影內底有神、有鬼、有落地獄的劇情，我看甲活欲驚死，一直覘佇阿兄的尻脊毋敢看，連聲嘛毋敢聽，共耳仔掩咧！

彼工半暝仔，我就夢著日時看的電影。夢中一直吼鬧一直喝：「阿母！阿母！我足驚的！」阿母就問我：「哪會咧咧咧？」我那吼那講：「攞是阿兄恁我去看足恐怖的電影啦！內底的人腸仔肚攞走走出來矣！」阿母講：「啥人叫你愛哭鬧愛綴路咧？」

較早電影的題材無這馬遐爾濟，五齣有三齣是鬼仔齣。阿兄、阿姊攞足愛看鬼仔齣，講較緊張、較刺激。鬼仔齣定定是女主角予人冤枉，予歹人害死，死了後煞變做鬼仔轉去揣歹人報仇。鬼仔欲出來的時陣，戲院就會放彼足悽慘的音樂，冷氣嘛放甲冷吱吱，規間戲院是暗摸摸、足恐怖的。阮坐佇椅仔頂感覺敢若有人咧共我摸手、有人咧共我摸跤，規個人攞勾做伙，驚甲必必掣，毋敢看嘛毋敢聽，連便所嘛毋敢去，驚有鬼仔會對壁堵走出來共我掠去。

彼當陣的武俠片嘛足時行，主角頭起先攞予歹人拍甲欲死，毋過伊據在人拍攞袂死。繼落來走去深山林內，拜工夫厲害的人做師父，共食苦當做食補，工夫練好了後，就落山揣歹人算數。就按呢拍來拍去、劊來劊去，尾仔歹人一定會予主角拍死，佇我細漢的時攞掠準歹人是真正死去矣。

另外猶有愛情文藝片，因為我閣細漢，看電影免錢，阿母攞會趁阿兄、阿姊去讀冊的時陣，偷偷仔恁我去戲院看電影。彼當陣足愛看緣投的男主角恰足嬌的女主角，嘛足愛聽電影的主題曲，聽甲每一條歌攞會曉唱，足感動的！

這馬的電影題材閣較濟，手法閣較勢，電腦科技的進步予電影閣較精彩，無論是上天抑是落海攞無問題。毋過自細漢愛看電影，這馬煞顛倒無愛看矣。是因為我已經大漢？抑是電影的內容袂予人感動咧？我嘛毋知影！

### 03 膨糖的好滋味

陳雅菁

前一站仔，新冠肺炎<sup>1</sup>當咧大流行，逐家攞毋敢出門賴賴趁，踎厝內想空想縫、變東變西，佇網路頂看著韓國的「膨糖咖啡」當時行，我的記持煞予這幾字牽轉去三十幾年前。

佇阮兜的門口埕，阿母提一支鬮稀、一个烘爐出來，準備欲起火，阮五个囡仔籬佇伊的身軀邊察察趁，彼是一个涼風輕輕仔吹來、秋清的下晡時。

阿爸講：「今仔日欲來教恁做膨糖。」小弟占著一个上倚阿爸的位，講伊欲做頭一个師仔。阮十蕊目調金金相，真好玄阿爸喙內講的「膨糖」生做按怎？阿爸先斟一寡白糖、淡薄仔紅糖入去鬮稀內底，才閣承一點仔水，囡佇烘爐頂懸沓沓仔拈。急性的阿兄講：「哪會遮久，是欲等到當時？」阿母擰一枝葵扇坐佇椅頭仔，那攞那講：「愛有耐心，才會當食著甜物物閣好看頭的膨糖。」火炭頂面的糖水開始發泡仔，代先發大泡仔的時，愛用箸一直拈，無會臭火焦。聽候淨泡，才閣用箸搵一屑仔「果子鹽」，共鬮稀徙離開烘爐，繼續用上緊的速度落去煨糖水。就佇咧阮喙瀾強強欲津落來的時陣，鬮稀內底的糖水雄雄變做一塊膨獅獅的糖餅。阮三个姊妹仔看甲那拍撲仔那吱吱叫，感覺阿爸

袂輸咧變魔術。

繼落來就是阮兄弟姊妹開始展功夫囉！阿姊搵傷濟果子鹽，伊的膨糖苦嗲嗲；小弟猶未煨好，糖水就予伊摔一半去矣。啊若我，講嘛奇怪，明明都有照阿爸的步數來，煞攞袂發。我的膨糖做無成，顛倒變做雞膏，真正是「看花容易繡花難」。膨糖這項四秀仔，對外埠頭的人來講，是誠生份的，毋過對我這個「胡蠅貪甜」的臺南囡仔來講，是囡仔時代上甜蜜的滋味。

頂禮拜恁囡仔行過安平の街仔路，一陣人圍佇廟口頭前嗤舞嗤吡，阮規家伙仔嘛倚過去暎燒，原來是有人咧做膨糖。查某囡看頭家手裡的糖水忽然間膨起來，目調禡甲大大蕊，直直喝講伊嘛想欲做。看著伊充滿期待的眼神，就予我想著細漢時仔的彼五對目調，嘛想起彼个甜蜜閣難忘的滋味。

---

<sup>1</sup>新冠肺炎(sin-kuan-hì-iām)